列女傳補注

列女傳補注卷三

郝山王照圓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隗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爲能識微詩云無已大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密康之母先識盛衰非刺康公受粲不歸公行下

衆物滿則損俾獻不聽密果滅殞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魏作隗）

有三女奔之（不娉爲奔三女蓋同姓）

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史記正義引曹大家云羣衆粲皆多之名也田獵得三獸王不盡取以其害深也公諸侯也公之所與衆人共議也）

王御不參一族（參三也不三人同一族）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爲將伐羅屈瑕號莫敖與羣帥悉楚師以行鬭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羣帥囚於冶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鄧曼爲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隨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

命而蕩王心爲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君子謂鄧曼爲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楚武鄧曼見事所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道盛而必衰終如其言君子揚稱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武上脫楚字鄧國名曼其姓國語曰鄧由楚曼

師次亂濟左傳作亂次以濟疑此有脫誤

羅與盧戎擊之羅盧俱國名國語曰羅由季姬盧由荆嬀

余心蕩蕩動搖也

頌盛而必衰衰字失韻蓋誤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衞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衞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衞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衞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衞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

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逝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

衛懿公之女按左傳是懿公之姊此言是其女又言懿公不死於翟難俱與左傳不合疑亦本於魯詩說也

所以苞苴玩弄苞苴裹魚肉玩好謂珠玉所以下當脫爲字楚昭越姬傳有爲字弄作好

言今者許小而遠言字衍也

因疾之而作詩云疾怨也怨先時不用其言今日許果不能救衛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嘉美也臧善也言許人既無救患分災之美故衛不能復反其國都前日許行嫁時固視爾不善矣我之思慮豈不遠乎又言許不救衛故衛不能濟河而北前日之思慮豈不甚神乎三章又言女子之性固善憂思然亦各有道理許人不知而過責我是乃衆幼穉且狂簡不更歷於事耳四章又言許人既不足恃必須求援於大邦當時大邦固莫如齊矣而臣無忠信可任使者果誰可依乎誰使至乎反覆思維莫如我身往齊國求救耳益齊桓之存衛許夫人之力也禮夫人非有大故不越境而覲自如齊非禮之正義不得已故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

頌後果遁逃逃字失韻蓋誤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令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

士民之扶老攜弱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僖氏之妻厥智孔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使夫饋飧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見釋

聞其駢脅駢與骿同國語注云骿并幹設微薄而觀之微隱蔽也薄簾也皆善戮力以輔人國語云以相一人此人上脫一字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

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蛇兩頭歧首殺而埋之泣恐不及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夫子曰兩頭蛇嶺外極多人視爲常不以爲異見劉恂嶺表錄故爾雅云中有枳首蛇枳首卽歧首也夫蛇有歧首與魚有比目正復相同比目魚所在皆有而云兩頭

蛇見之者死此流俗妄談耳

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引作周書注云周書逸書）

知道德之次（次敘也）

領泣恐不及曰（及字失韻或當作入）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淩人每朝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有憎妒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

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旣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犂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欒不忌之難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犂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伯宗之謂也

頌曰伯宗淩人妻知且亡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州

舉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犂奔荆

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愛當作惡見左傳此誤

實穀不華穀五穀也穀之實者華不繁言之至者文不燿

乃得畢羊而交之國語作畢陽

及欒不忌之難郤害伯宗郤上脫三字國語注欒弗忌伯宗之黨三郤害弗忌

故譖伯宗

并殺之

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夫天道虧盈而益謙伯宗旣好陵人又自害其智盈而必虧其妻知之故著名焉爾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

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

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衞靈夜坐夫人與存有車轔轔中止闕門夫人知之必伯玉爲維知識賢問之信然

至闕而止（闕兩觀也宮門有雙闕）知此謂誰（謂當作爲）公反之（反之謂不以實告也）

君子謂衞夫人明於知人道（道字疑衍又引詩不見其人人毛詩作身）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皆嬖

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間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高厚微迎光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君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齊靈仲子仁智顯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子强諫棄適不祥公旣不聽果有禍殃

一宋侯之女侯當作公宋國子姓公爵也

一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聲姬顔懿姬之姪也懿姬無子故以聲姬

一子爲太子

聞諸侯之難聞當作聞字形之誤見左傳

一是專紲諸侯紲左傳作黜古字通也

君心悔之在我而已心當作必悔之下脫公曰二字見左傳

一誠禍之萌也誠當作識或作誠俱字形之誤

一高厚微迎光高厚當作崔杼之誤見左傳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

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

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母識

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
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子遂得歸
僧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 通壁言屋廬相接壁鄰言近
文仲微使人遺公書 微隱匿也祕不欲人見
斂小器投諸台 台地名也春秋襄十二年莒圍台杜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即此又臧母說云取郭外萌內之城中既有城郭可知爲地名矣
臧我羊羊有母 臧善也羊祥也祥亦善也羊性孝善養母故美善字俱從羊
食我以同魚 同與銅古字通銅魚送死之具以飾棺非可食之物言被拘囚飢餓欲死也
臧孫母泣下襟曰 襟上脫沾字襟與衿同顏氏家訓引曹大家注云衿交領也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萌萌芽也蓄聚疏材之屬也言收斂蓄聚勿以資敵人必言萌者幼少之稱以書言斂小弱也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叔向名肸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曰為肸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夫而化者不可食以

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於是乃盛以甕埋壚陰
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
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
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曰不
顯莫予云覯此之謂也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
之女美而有色叔姬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
而無庶吾懲舅氏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亡一國兩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
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
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

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
美光可監人名曰元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宕有豕心
貪惏毋期忿戾無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用
不祀且三代之亾及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
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
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伯
碩生時侍者謁之叔姬曰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
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
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
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食我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羊舌子之妻也 晉獻公時有羊舌大夫此其子孫也見左傳

一姓楊氏 國語注云楊叔向邑

叔向名肸 肸當作肹

是於夫子不容也 於字誤疑當作彰

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 食音嗣遂長也言飼哺其子不擇肉而啖之故其子

不能遂長

於是乃盛以蔂埋壚陰 壚與廬同廬陰屋後也

都吏至之吏也 都吏都邑

叔姬不欲娶其族 不字衍見左傳

光可監人 監左傳作鑑

宕有豕心 宕左傳作貪此字形之誤

驪是用不祀是用猶言是以

及恭太子之廢恭太子申生謚也驪姬譖廢之

食我號曰伯碩食音嗣碩左傳作石

而視之曰視相察其形貌也

是虎目而豕喙喙國語作喙

遂不見見國語作視注云不自養視

爲國贊理理士官也贊佐也左傳曰叔魚攝理

遂族邢侯氏族左傳國語俱作施此字形之誤耳國語曰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注云施劾捕也

晉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開囿示之株夫山遠而囿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爲知難本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此之謂也

頌曰范氏之母貴德尙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

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范獻子之妻也獻子宣子之子范鞅也

園中多株株木根也

可以三德使民德恩惠也

將有馬爲也馬字衍蓋涉上文而誤加之

夫險阻之山夫當作去

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毛詩上爾作皇訛作後此作訛誤也

魯公乘姒

魯公乘姒者魯公乘子皮之姒也其族人死姒哭之甚

悲子皮止姒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姒曰魯君欲以我爲相爲之乎姒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子皮曰姒欲嫁何不早言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事以此相一國據大衆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

公乘姒緣事而知弟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蘀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子皮之姊緣事分理子皮相魯知其禍起姊諫子皮殆不如止子皮不聽卒爲宗恥

魯公乘子皮之姒也公乘姓也子皮名姒姊也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數猶速也言婦人之事須唱而後和子既不復言嫁矣我寧必求速嫁於子乎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

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鄰
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吾爲子求偶
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
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
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
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
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亾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
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
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
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

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漆室之女計慮甚妙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老嗣幼恐悖姦生魯果擾亂齊伐其城

一魯漆室邑之女也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注云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有漆室之女攴作次室

一女倚柱而嘯 嘯或作歗也

一莫不為之慘者 後漢書注引作心莫不慘慘者案慘與懆同懆懆愁不安也詩曰念子懆

傑

馬佚 佚與逸同言走失也

其家倩吾兄行追之也 倩借

今吾終身無兄 今當作令

婦人轉輸 轉運也輸猶納也言婦人較運榷務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

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𡣕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

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亾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姒亾
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
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
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
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
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
從楚西有横秦而魏國居其閒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
而從亂無别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
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
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强秦不敢加兵焉君

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禮別不明負款王門陳列紀綱王改自修卒無敵兵

曲沃負者負老婦之稱漢書注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

王亂於無別於字疑誤或亂上有脫字下文云王從亂無別是也

如耳未遇閒閒隙也言未逢可言之時

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款叩也

婦人脆於志窳於心脆耎也字當作脃窳惰也荀子曰窳惰之毀勉疾

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婦人無謚如春秋紀伯姬叔姬之類生既爲號死便爲謚非別有謚也就終也言伯仲之號自其生時已定其終卒所以尊一其心志之義也

節成然後許嫁節成言骨節成壯也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夫人二字衍也文選注引無之起興作預見又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藝文類聚張超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是皆以關雎爲刺詩漢書注云此魯詩也

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乘四也匹二也少儀曰乘壺酒言四壺酒也匹處雌雄同處也雎鳩摯而有別故張超賦云感彼關雎德不雙侶文選注引處字作游

勞來國家也勞來勤於事也來音賚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使括代廉頗爲將將行括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

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母置之吾計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也括既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誅

君子謂括母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此之謂也

頌曰孝成用括代頗距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頗比不得請罪止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身所奉飯者以十數（奉手持也尊敬其人故親以飯奉之若賓云我醬而饋然也）

東向而朝軍吏（東向居尊位也）

王所賜金帛歸盡藏之（臧藏也古書藏俱作臧）

妾得無隨乎（隨獲也言括若有罪得不獲坐乎）

列女傳補注卷三

列女傳補注卷四

福山王照圓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旣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氂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

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絶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召南申女貞一脩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之千里此易傳文也禮記經解引下二句漢書越絶引上二句說苑全引之而俱稱易曰

夫家輕禮違制北堂書鈔引作夫家輕我

而作詩曰此魯詩說也韓詩外傳同

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儀宜也韓詩外傳作宜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旣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旣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

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爲賢伯姬以爲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爲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伯姬心專守禮一意宮夜失火保傅不備逮火而死厥心靡悔春秋賢之詳錄其事

晉使大夫季文子於宋致命於伯姬春秋晉日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使下而有知此何難曉左傳作施及未亡人五字

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說者言十當作七景當作平俱字之誤是也

一伯姬之婦道盡矣此上四句本穀梁傳

僨宋之所喪春秋善之穀梁傳曰更宋之所喪財也又曰善之也

衞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衞至城門而衞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衞君使人愬於齊兄

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衛宣夫人太平御覽引作衛寡夫人與本傳皆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同今本寡作宣字形之誤耳易說卦宣髮作寡髮亦其例

遂入持三年之喪遂入非禮也喪又不應三年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

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爲
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卑斯以論齊
女行嫁雖至城門旣衞君死於義當從斬衰而弔旣
葬送除如斯而已齊女嫁以三年喪過乎衰皆過乎
禮狂狷之行未爲中道尋釋聖言蓋因壻女天亂未
爲夫婦故不容成服備禮鄭以經文齊衰乃是蒙皆
而言猶未顯女爲夫之服依稍足經文以爲父服斬
衰良由經言吉曰已有爲夫婦之漸故各服其本服
禮緣義起實則未爲夫婦依禮以義終弔服齊斬爲
權以恩葬而除服遂廟以禮且女嫁從夫今未成嫁
誰適爲從安有生未同牢之人可服斬衰而持三年
喪者乎假令可行卽與已爲夫婦者又何以別焉[illegible]
依經義詮釋傳文齊女之
行殆未免賢者之過與

請願同庖御覽引此下有唯夫妻爲同庖六字蓋引注文也

乃作詩曰此亦皆詩說也然則女不聽同庖之言至於兄弟觀怒羣小見侮石席盟心摽擗悲吟觀其摘詞終託書飛乃知此女遂終於衞而不復歸良足悲已

勞辱而不苟苟字疑誤

言不失也也疑己字之誤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左右之人威儀雖美而無可選用彼皆羣小耳常侮辱我使之不安於衛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

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

頌曰宋女專慤持心不願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爲順貞

芣苢之草雖其臭惡韓詩章句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見文選注是魯韓義同

頌持心不願與下韻願當作傾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與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

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行節反乖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隱蔽也歸大歸也言夫人不得見君自處幽隱何不歸去也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中路路中也言所以微者以君不見納之故去將安歸何

為而行路中也荅傳毋以明己不去之意此亦魯
詩也毛詩路作露以為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閒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內曰

夙夜無愆尔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紉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壹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

母救之不絕傅母曰使者至輜軿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軿衣服綢繆既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孟姬好禮執節甚公避嫌遠別終不冶容載不並乘非禮不從君子嘉焉自古寡同

躐男席語不及外躐猶踐也躐上脫不字內則曰男女不同席又曰女不言外

結其衿縭衿衣小帶也縭緌也詩曰親結其縭

無違宮事無上當脫夙夜二字下夙興夜寐當行興寐二字

夙夜無愆爾之衿鞶鞶大帶也士昏禮云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注云視今文作示繁

則此作尒者示字之誤耳上云尒之衿禘亦然

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 親迎之禮壻升堂再拜奠鴈降出此言親受之於父母也三顧二字疑涉下文而誤衍

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 迎當作授字之誤也士昏禮云壻御婦車授綏是其義自御輪三爲句昏義云御輪三周是也曲顧姬與與當作與亦字之誤曲顧者詩曰韓侯顧之毛傳曲顧道義也姬與者姬之所乘車

三月廟見 士昏禮舅姑在者以昏之明日質明贊見婦于舅姑若舅姑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即此云廟見之禮也

駟馬立車 立車者立乘之車婦人不立乘乘安車坐必以几也

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 閾門限也輜軿車四面屏蔽也

下堂必從傅母保阿（母與婦同女師也阿倚也親而傅之蓋慈母也內則曰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然則傅者傅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師者道之教訓阿者倚以居處或曰阿與妿音義同妿女師也）

進退則鳴玉環佩（佩好若一謂之環書大傳曰夫人鳴佩玉于房中）

內飾則結紐綢繆（內飾衣中之飾也結締結也紐系也綢繆猶纏綿也皆言結束自整飭也）

野處則帷裳擁蔽（帷裳童容也以帷障車傍如裳以爲容飾謂之童容也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今立車無軿（駢當作軿字之誤也後漢書注引作軿）

姬氏蘇（姬蒼婦人美稱耳不當言氏例失之）

綢直如髮（綢密也言賢女操行細密正直如髮之美也）

頌執節甚公公當作恭聲之誤也

載不並乘並當作立字形之誤也蓋立誤作並俗又作並矣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

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

一乃作詩曰穀則異室穀生也以爲息夫人作亦魯詩說也故序之於詩此傳詩序不知列於何國之風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

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依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

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死

齊杞梁殖之妻也〔文選注引齊上有杞梁妻者四字今脫去之〕

莊公歸遇其妻〔水經注引作其妻將赴之道遇齊莊公公將弔之與今本異〕

下妾不得與郊弔〔水經注引得作敢〕

內外皆無五屬之親〔婦人以夫家爲內母家爲外五屬五服之屬也〕

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文選洞簫賦及求通親親表注俱引枕作就此字形之誤耳城當城也夫戰死於此因就屍而哭之作就字是也枕則非禮矣選注引哭下有之字此脫〕

內誠動人〔誠當作誠字形之誤〕

十日而城爲之崩〔水經注及後漢書注藝文類聚俱引十作七文選注仍作十〕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引葢亦魯詩與毛詩異〕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所以施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喪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

諸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闔閭勝楚入厥宮室盡妻後宮莫不戰慄伯嬴自

守堅固專一君子美之以爲有節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吳入郢之歲當秦哀公之世上去秦穆公之時遠矣不知何字之誤

楚與吳爲伯莒之戰伯莒左傳作柏舉古字通耳

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椸枷異巾櫛本曲禮文

所以施之也施讀爲移施易也所以變易其邪心

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勇謂持刃誓以必死也精疑當作靜言其貞靜專壹也

莫莫葛虆虆與藟同毛詩作藟釋文藟又作蘽蘽省因又作虆耳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從日楚昭出遊留姜漸臺江水大至無符不來夫人守

節流死不疑君子序爲上配伯姬

忘持其符符信也剖竹分而持之合以爲信也

王與宮人約令召宮人必以符藝文類聚引作大王與宮人約令曰召者必以符

處約持信處約處字尋其文義當作據缺據作處又作處耳據猶持也

頌上配伯姬伯姬宋伯姬逮火而死者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

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以

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大夫致幣白妻辭之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帚掌衣履拂枕席託爲妃匹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娉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遂辭娉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白公之妻守寡紡績吳王美之娉以金璧妻操固

行雖死不易君子大之美其嘉績

號曰貞姬楚君子謂（楚當在貞姬之上傳寫者誤倒其文耳藝文類聚引不誤）

頌美其嘉績（績疑當作蹟字形之誤蹟與迹同）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

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

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衛宗二順執行咸固妾子雖代供養如故主婦慙讓請求出舍終不肯聽禮甚閑暇

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 而字衍六國時衛無稱王者此靈王不知何人也下云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亦不可曉據史記衛君角廢爲庶人而衛祀絕矣傅妾儔御之妾也傅近也夫子曰下文言靈氏受三不祥恐靈王即靈氏之誤耳

孺子養我甚謹孺子謂傅妾也蓋婦官之賤者曰孺子亦猶大夫妻曰孺人耳

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聊賴也賴之言矜也言以妾禮事我我不敢當

此於我不利也

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絀與黜同言婦人無子於禮當出黜猶出也

不幸早終太平御覽引不上有公字此脫

今夫人難我難猶煩苦也言夫人以我供養為難也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鵷頸獨

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啓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頌曰陶嬰少寡紡績養子或欲取焉乃自修理作歌自明求者乃止君子稱揚以爲女紀

無强昆弟 强壯也北堂書鈔引無强字

鵷頸獨宿兮 鵷當與宛同宛轉也

嗚呼哉兮 哉上脫哀字書鈔引未脫

雖有賢雄兮書鈔引雄作匹

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思者也謚法曰道德純一曰思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取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塡溝壑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

妾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此之謂也

頌曰高行處梁貞專精純不貪行貴務在一信不受梁娉劓鼻刑身君子高之顯示後人

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藝文類聚引無早死二字文選注引有之狗假作犬選注引處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所引即此注之文也）

妾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類聚引妾下有宜以身爲稽[illegible]六字其下方云）

守養幼孤不得專意言不得專意從夫也今脫去六字詞與義俱窒矣又不得專意何下直接妾聞婦人之義云云以全貞信之節何下直接棄義而從利云云是唐本止如此宋本又衍數句宜據以删去之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念疑今字之誤又此四句蘇頌引無之或本在注中傳寫者誤入正文耳當更詳之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

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少年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為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為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

皇帝高其義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頌曰孝婦處陳夫死無子姑將嫁之終不聽母專心養姑一醮不改聖王嘉之號曰孝婦

慈愛愈固（慈亦愛也內則曰慈以旨甘）受嚴命而事夫（嚴命父母之命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屬妾以其老母（屬託也）淮陽太守以聞（漢地理志陳屬淮陽國是不爲郡矣而云太守者或孝文帝時嘗改爲郡而史佚其事不可考太守二字譌也）

漢孝文皇帝漢子後人妄加之

一頌聖王嘉之王當作主

列女傳補注卷四

列女傳補注卷五　　福山王照圓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過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

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孝公名稱武公少子也）

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公羊傳云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云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

十一年（言伯御立十一年也）

於是請周天子（周天子者宣王也伐魯立孝公事見國語）

楚成鄭瞀

鄭瞀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瞀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瞀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瞀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瞀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之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瞀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

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瞀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瞀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

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
臣庶弟也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
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
不吾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
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
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
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
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
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瞀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

亂言之甚遲白雖非子以殺身亂

鄭胥者鄭女之贏媵鄭胥文選詩注引作楚成鄭子胥者贏秦姓也媵從嫁也蓋秦人嫁女於楚而鄭以子胥媵之也故曰鄭女之贏媵禮一國嫁女二國往媵之也

宮人皆傾觀傾側也禮頭容直目容端傾觀非禮也

子胥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直猶但也或曰直行正直而行不傾顧也徐步不變足容重也

子胥遂不顧選注引遂下有行字此脫

已得而遂不顧何也已得二字疑涉上何以得而行也

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端正不傾側也顏眉目之閒也

遂辜無罪辜亦罪也言王之不明以無罪爲罪也

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太子謂職也王卒以職爲太子事見左傳

必辭太子之不可釋也此太子謂商臣也辭與悖同覺也釋猶舍也

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誠教也言子晉殺身成仁以教誠王也

須以殺身盟盟猶明也

晉圉懷嬴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邱我其首晉而死乎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

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圉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閒

頌曰晉圉質秦配以懷嬴圉將與逃嬴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懷嬴者秦穆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穆下脫公字子下脫圉字

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友當爲交字形之誤

狐死首邱首猶向也言死將必正向其故邱不忘本也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旣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爲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

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
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
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
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
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
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
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
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
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
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

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羣臣嘉美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越姬參右藝文類聚引右作乘

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附社臺名也文選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注引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

既驩驩與歡同喜樂也

寡君受之太廟也昏禮自納采以下皆受之於廟

有赤雲夾日如飛鳥鳥當作烏見左傳

庸爲去是身乎庸豈也言移禍於股肱不得爲病去身也

乃伏師閉壁壁壘也伏師閉壁爲王襲故恐爲敵所乘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戎君子謂盖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既滅蓋邱子獨生妻恥不死陳設五榮爲夫先死卒遺顯名

戎伐蓋殺其君（夫子曰蓋國名也竹書紀年西戎滅蓋在周幽王六年）

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將節言爲將之節也果生疑樂生之形誤）

忠孝忘於身（忘亦亾也古字通用）

周書曰（未見所出）

以爲卿而使別治（時蓋已滅故授以地而使別爲治也）

頌陳設五榮（五榮之義未詳）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

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邪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

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illegible]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將問之賢其推理一婦爲義齊兵遂止

一魯義姑姊者（姑姊者謂父之姊也父姊爲姑姊父妹爲姑妹然據傳言兄之子則當爲姑妹）

矣此字形之誤後傳梁節姑姊亦然

不能無義而視魯國視猶生也如長生人視之視

賜婦人束帛百端帛帛之數十箇為束百端五十箇也

公正誠信公上當脫君子謂義姑姊六字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地登夏屋誘代王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

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夫婦之閒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理稱引節禮不歸不怨遂留野死

一　地登夏屋　地字說史記世家作北

使廚人持斗以食代王　斗史記作枓枓勺也說者謂形方有柄取斗水器

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　一史記集解各一作雒蓋宰

人名也史記科上無一字此衍

事代之王之字衍

以翁慢夫太平御覽引注云謂慢棄不爲立節

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大夫君曰主殘賊殺之也

自殺於龐笄之地龐與摩同史記作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

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霑襟相入言於王

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吏訊之被一創 訊問也創傷也

子雖痛乎獨謂行何 藝文類聚引行作義此誤

絜而有讓 絜猶挈也言執持然諾堅固不移也

頌親假有罪 親親子假假子也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
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
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飡下齎休焉婦人採
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
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
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
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齎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
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嚮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
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
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

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無二歸而相知恥夫無義遂東赴河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 文選注及藝文類聚引潔婦上有魯秋胡三字妻上有之字也下疊秋胡子三字

去而官於陳類聚及選注引官俱作宦

見路傍婦人採桑類聚及選注引作有美婦人方採桑此脱有美方三字

若曝採桑類聚引作著日若曝獨採桑

願託桑蔭下湌類聚引蔭作陰下湌作下一食

下齎休焉齎行裝所持也休息也

力桑不如見國卿類聚引國作公

吾有金願以與夫人類聚及選注引吾上俱有今字此脱

吾不願金類聚及選注引作吾不願人之金

使人喚婦至選注引作母使人呼其婦婦至此脱母其婦三字又呼誤作喚

子束髮辭親往仕選注引束髮下有修身二字此脱

五年乃還選注引還上有得字

當所悅馳騁揚塵疾至選注引當下有見親戚三字而無所悅以下八字太平御覽引作當懽喜作馳作騁揚塵疾至思見親戚云云乃知此及選注俱有缺脫而此更誤不可讀也

下子之糧以金予之選注引糧作裝予作與

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本孝經文其人當作他人此涉上而誤

君子曰上已有君子曰三字此衍宜刪或君子當作孔子

惟是褊心毛詩惟作維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

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月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與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爲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

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進僵以除賊忠全其主終蒙其福

自衞仕於周二年（藝文類聚初學記引作周室大夫仕於周戰國策云周之上巷有丈夫宦三年不歸）

猶與（言疑惑不定也曲禮曰定猶與）

因陽僵覆酒（陽與佯同僵猶仆也國策曰因佯僵而仆之覆謂傾覆也）

主大怒而笞之大抵父字之誤也顏張初學記俱引作主父

殺主以自生主謂主母也國語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

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

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然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
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
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
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
頌曰秦旣滅魏購其子孫公子乳母與俱遁逃守節執
事不爲利違遂死不顧名號顯遺

魏公子之乳母 母下脫也字

殺魏王瑕 史記殺作虜瑕作假

匿之者罪至夷 匿隱也夷滅也言滅其族

矣著身者數十 韓詩外傳云著十二矢

寵其兄爲五大夫五大夫第九爵也

擇諸母及阿者阿倚也言可倚託也內則作可蓋聲借字耳若讀作可則擇於諸母卽擇其可矣何假更言可者也

必求其寬然慈惠內則然作裕

乳狗搏虎伏雞搏狸乳者乳哺之也伏之言抱也搏擊也皆恐傷其子

頌與俱遁逃當作逃遁文誤倒又失韻

名號顯遺遺字蓋誤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

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梁節姑姊據義執理子姪同內火大發起欲出其姪輒得厥子火盛自投明不私己

一梁節姑姊者姊當作妹今本俱誤唯左傳釋文不誤引此傳稱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也是矣

因失火太平御覽引作其室失火兒子與其己子在內中其字或己字衍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投謂投諸火也前已一再投之矣失母之恩孰甚焉節姊亦忍矣哉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

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毋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强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

哭哀慟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旣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繼相讓維女亦賢納珠於關各自伏辜二義如此爲世所傳

珠崖令之後妻令字誤也後漢郡國志朱崖屬合浦郡此稱朱崖令則當在後漢時其誤審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珠崖郡見賈捐之傳

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連綴也繫臂以繩貫珠繫臂為飾也急就篇曰係臂琅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碧

法內珠入於關者死內與納同珠崖以產珠得名恐官吏不廉私自懷挾入關故坐此者法至死也

置之母鏡奩中奩當作籢盛鏡之器也或曰盛香器亦名爲其字又作匳也

關候士吏士當作土字形之誤

吏曰嗇此值法值當也言犯法當刑也

顚且待幸無劾兒劾推鞫也所以覈有罪也

與弱小俱俱偕也言與兒女輩偕行意緒煩亂無所省記也

欲强活初身太平御覽引身作耳此葢形誤

哀慟傍人慟當為動誤衍其傍耳

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就成也言不能成獄辭

郃陽友娣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

而雠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仇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繦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頌曰季兒樹義夫殺其兄欲復兄雠義不可行不留不去遂以自殃馮翊表墓嘉其義明

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友愛也娣女弟也郃陽縣屬左馮翊見漢

地理志

與延壽爭葬父事其事今所未詳

遂振衣欲去振動也動衣去席也

遂以繩自經而死繩繦之粗類有節者也玉篇繦錢貫也漢食貨志臧繦千萬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

是矣姣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京師節女夫讎劫父要女開之不敢不許期處既成乃易其所殺身成仁義冠天下

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三輔黃圖引無之妻二字

使要其女爲中譎要約也藝文類聚引中譎作中間

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類聚引女計作計女計字屬上句此文誤倒耳

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類聚引曰旦作因曰二字曰作夜今本俱誤

列女傳補注卷五